

摩斯塔芬著 杜亮譯

百萬富翁

時代出版社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

百萬富翁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百 萬 富 翁

摩 斯 塔 芬 著
杜 亮 譯

現代出版社

Г. Мустафин

МИЛЛИОНЕР

(The Millionaire)

Перевод Ду Лян

Пекин

Экста

Шанхай

本書根據原文版本：《Soviet Literature》雜誌，No: 4, 1950.

百萬富翁

著者 摩斯塔芬

翻譯者 杜亮

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

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

電話：(五)一六六〇

上海分社：上海(11)南京東路三七七號

電話：九一二四三

電報掛號：二〇〇〇一

杭州分店：杭州延齡路一二一—三號

電話：二五六八

電報掛號：二五四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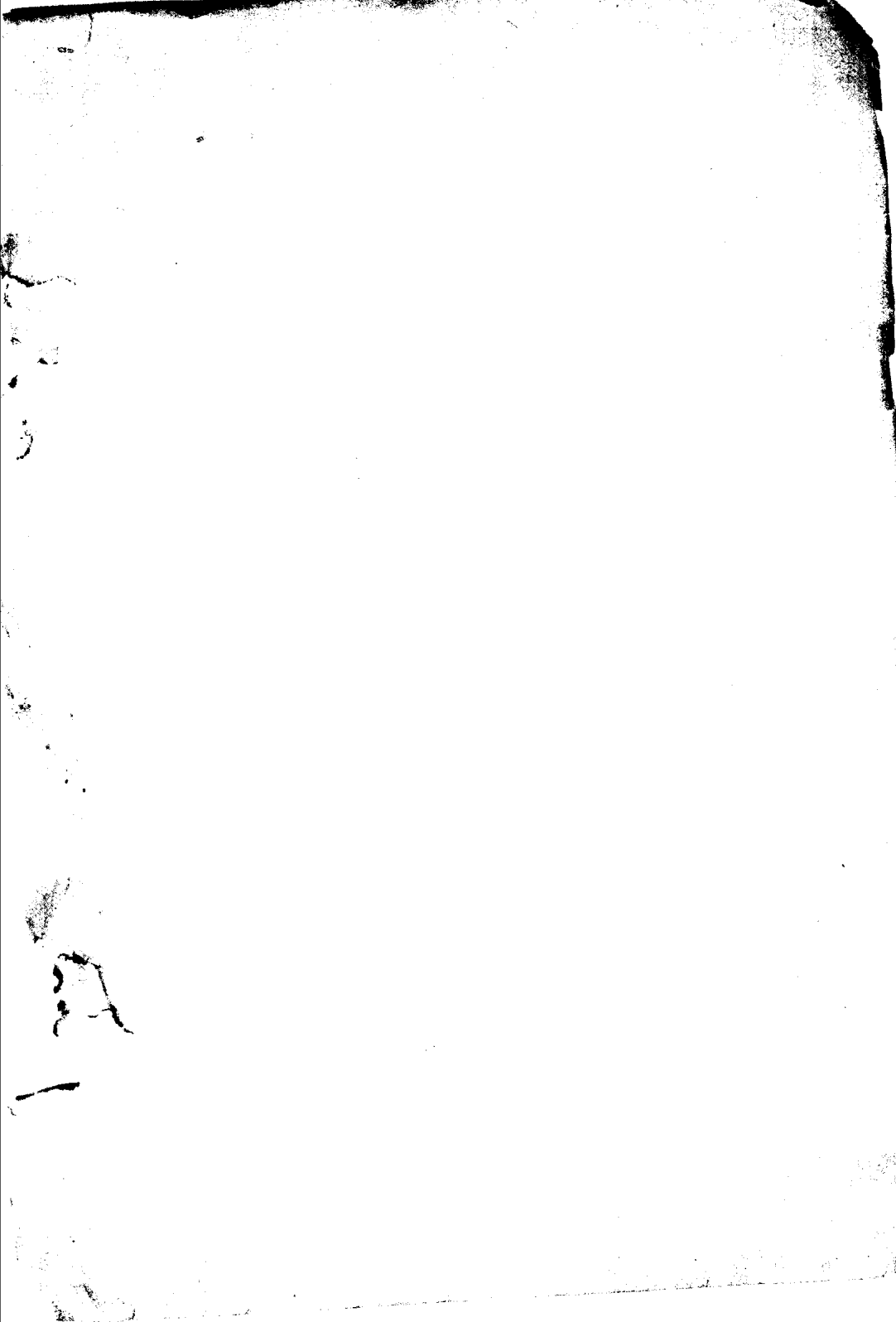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4月初版
(京)(6,000冊)

目次

第一篇.....	三
第二篇.....	九
第三篇.....	二九

目次

第一篇.....	三
第二篇.....	九
第三篇.....	二九





第一篇

在阿曼克而地集體農場的會議，一直繼續到很遲的時候。即使向來不喜歡公開講話的農場管門人馬米德老爹，那天也講了話。至於好說話的貝生，他發言了兩次。意見是分歧的。有些人支持了賈克浦，另一些人支持了喬馬德。

喬馬德 我們賈老有了過於狹小的尺度，這就是爲什麼他一切都感到滿意啊。像這樣的自滿，會把集體農場拖落後的。祇有巨大的願望可以促使進步，而巨大的願望，就意味着巨大的計劃。

賈克浦

留心你向前衝，狂人！你的腳邊有條深坑呢。

貝生

（向喬馬德）：你第一次想爬這些山路，那是賈克浦所已經克服的……

決。

這會議是個激烈的會議，可是賈克浦，這位可尊敬的主席，並不急於把這事件付表決。他說：『請你們儘情地研究出一個真理來……』誰也不能說出他的語調是諷刺還是真意。

他沉默地坐着，兩眼同平常一樣低垂着，對於一般擁護他和反對他的人，他似乎以同樣冷淡的神情傾聽着。祇有他瘦削晦黑的臉，逐漸變成了赤磚色。

『賈老，還是直截告知我們決定的辦法罷……』最後聽到了這個呼聲。

就在這時，賈克浦從容地站了起來，清楚地發了話：

『我們得就多數所擁護的來決定。誰主張採用農場幹部而認可的計劃——請舉手。』

賈克浦代表幹部所提出的計劃被通過了。賈克浦結束了會議。可是，他自己保留下來的却是一片陰鬱。是的，會議支持了他，然而熱烈的辯論，在他心靈上投了一條暗影，因為許多集體農民投了反對這計劃的票。他正坐着在考慮已發生事情的時候，喬馬德也回到辦公室來了。

『請勿怪我冒犯，』喬馬德說着，決然地走近了主席，『可是，我得到區裏去，盡我

一切能力，要使這大會的決議案不被批准。」

賈克浦把他推到旁邊的椅子上。

『坐一會吧……』

喬馬德服從地接受了。剛才辯論的熱度在他還未冷却，他的兩頰還發着紅。他等候着總賈克浦必須要講的話，顯然有着不耐煩而要走的樣子。然而，賈克浦却不立即發言。他冷冷地坐着，把指頭捏得格格作響。那時有着絕對的沉靜，即使門外狗的叫聲也停止了。

『我是五十二歲了，』賈克浦終於說了話。陰鬱的表情還不會從他的面部退去。他微微閉攏了他的兩眼，他的每一字句都清楚而有力。『我在五十二年中倒有十五年當了我們集體農場的主席。當我接管農場的時候，祇有三十戶，現在有一百五十戶了。當時祇有三十頭牛，現在有一萬頭了。當時祇有三十公頃的收成，現在有一千五百公頃了。你說，這可是真的麼？』

『是的，』喬馬德迅速地回答。

『那麼，關於這裏你所謂狹隘的看法是什麼呢？你怎麼可以說我是把集體農場拖落後呢？』

『成功並不祇是憑過去作估計，這也該依將來爲判斷。』

他們雙方都沉默下來。談話就被一把刀割開似的給打斷了。

『不，我們似乎不能就這樣眼對眼的看着。唉，好的，到區裏去罷，然後……』賈克浦說着，離開了辦公室。

沒有月亮的天空中，繁星閃着光輝。七曜星早已經過了天頂。賈克浦沿路走着，深深地呼吸着新鮮而寒冷的空氣。高度的靜止統治了一切，只有脚下的雪經踐踏而發出悉索聲，算暫時打破了沉寂。這村子睡在一片廣闊茫白的草原中間，像一個襁褓中的孩子放在清潔的搖籃裏。賈克浦放緩了他的脚步，四面張望着。他恰像一個夜半醒過來的母親，俯着身子去照顧吊牀裏的孩子一般。他走過許多住宅，喚起他對於每一住宅的歷史——樹林也使他回憶起一個時期，那時候這些樹還祇是樹苗呢。

『這裏當時是什麼都沒有的，現在看來是如何地成長啊……』賈克浦自言自語着。

是的，所有這些出現在他眼前的巨大經濟，都是在他管理下成長起來的，這就是爲什麼這裏極細微瑣屑的事對於他都有其特別意義啊。直到今天爲止，他從集體農場、從政府所聽到的，祇有對他的感謝語。兩枚勳章——他的榮譽紀念物——在賈克浦胸前閃爍着。

他確信，即使現在，他的威望還是無可指責的。然而他可擺脫不了紛亂的情緒。

最使他氣惱使他困惑的是喬馬德的行徑。喬馬德是他的助手而且是一個親信的朋友。爲什麼現在他不能了解賈克浦呢？賈克浦從未有過盲目的行爲，他經常根據布匹來裁製他的外衣。他確信他多年的經驗，是沒有過失的，而他所愛護的集體農場也是無可匹敵的。所以，有人說這農場還得提高一些水準，他就把他當作一頭發了瘋的獅子，這魯莽大膽的人，簡直自己飛向月亮上面了。

『只有把韁繩交給了這個狂妄理想，』賈克浦想着『你算越過了危崖……』
他一路走着，沈浸在紛亂思念裏，突然間腳下絆了一跤。賈克浦彎下身去從雪底下拉出一條鐵絲來。

『這還是有用的，』他說，就帶着所拾起的東西到鍛冶場去。

他在這裏逗留了一個時間來檢視幾架機器。修理好的機器和待修理的機器是有一些距離並不擺在一起的。

『他們在修理上進步得多快。他真是一個好漢子，阿克米，』賈克浦愉悅地這樣想着。

他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鼾聲。賈克浦用心地循着鼾聲所發生的地方走向穀倉間去，在那邊他見到了他的也是同年朋友，農場管門人馬米德正安靜地熟睡着。賈克浦偷偷地上去，把自己全身重量直撲在睡着的人身上。

『救命！救命！』馬米德喊了起來。

『噓！惡鬼！你喊得好！』賈克浦說着把自己身體直了起來。

『這算什麼？你敢是發了瘋——可以像這個樣子的嚇人麼？』

『你就不該睡着！』

『我不能不打上一回盹兒，』馬米德說着有些惶惑相。

『家裏纔是睡眠的地方，你這個老懶傢伙！』

『你只曉得在夜裏跳舞跳舞，你這老無賴漢，你……』

『別管它，看你不要再睡着，』賈克浦說着，就在倉庫上加了鎖，他繞着這房屋走去。

馬米德跟在後面。

『會議的結果怎麼樣？』他問。『我在會議終了前就離開了——你在會上是很久久的

啊……』

『這還能有什麼？他們已採取了我們的計劃了……』賈克浦回答着。

『我該說他們會得如此的。那喬馬德始終想把他們移向岔道呢……』

『一定不可能的！』

『爲什麼？當然！他不是說你有了狹隘尺度，把集體農場拖落後麼？唉，罪過罪過！

那麼，誰把我們的農場弄得現在這個樣子呢，我倒要曉得曉得？』

『別忙，馬米德，這是屬於熱情青年的……』

『從什麼時候阿克米變了青年呢？不，他們是在搗蛋啊。』

賈克浦並不回答什麼，祇是向前走着。經過阿克米的住宅，那就是剛纔馬米德所講到的人，賈克浦忽然想起，阿克米今天不會參加會議。也許他病了？這鍛冶工人住宅的窗子裏還燃着燈，賈克浦就決定走了進去。

賈克浦一走近就看到一匹馬被拴在屋外邊。他認得這是阿克米的斑色牝馬。她混身發了汗泡。一條守羊的狗開始叫了起來，阿克米自己聽到聲音也走出來了。

『那邊是誰？』他問，『是你麼，賈克浦？可有什麼錯？』

『一切是正常的，』賈克浦響亮地回答，『什麼事使你把這匹馬趕成這個樣子，你這個有錢人？』

『有錢人是被咒詛的……』阿克米咕嚕着把賈克浦引進了屋子。

一張桌子上安放着一把耀眼的煎茶銅壺，正勃勃地用文火煮沸着。阿克米的妻子席立哈拿進幾樣點心，開始倒茶。

『我們弄點兒伏特加喝喝，』阿克米說，『我受了寒，而且感到疲倦……』

席立哈走了出去，不一刻就在房間內重新出現，拿來了半瓶伏特加和一大片肥羊肉。

『你們兩人今天精神都有些頹唐，我可以看得出來，』她活潑地說，『這裏，且喝點兒，助助興……』

『爲什麼咱們的有錢人會精神不濟？』賈克浦問。

在席立哈回答之先，阿克米搶着說：

『我希望的家當都在海底裏！沒有一個人去照顧這些啊。孩子們還小哩，我同妻子一清早就得到田間去，家裏却有這樣多的牲畜。如果你不要讓它走失的話，你得好好地看管它。就在今天，一頭牝牛就走失了。我搜遍了草原，還是沒用。一點兒沒有影蹤！我猜想